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二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序

詩大序

上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汧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唐李太白

乾元歲秋八月自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夜永月朗清光可掇張公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朝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陰陽書序

呂才

宅經之書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至若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廷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

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若夫葬法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鬼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巳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日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堯爾而對平客或云

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也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豐山云此序凡六百二十餘字而鳴字三十有九
讀者不覺其繁蓋其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頗
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嶂驚濤怒浪
愈讀愈可喜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
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
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
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
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
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
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
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
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
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
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
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
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
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詩
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
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
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
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
以解之

送許鄆州序

疊山云子頤乃一貪酷吏韓公作序以諷諫雖以
刺史觀察對說下字皆有權度一私於其民一急
於其賦可見刺史之仁觀察之不仁辭意輕重不
待校量而知末又勸刺史寬其縣其議公平其意
圓備矣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一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

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
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
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則成；異則敗。
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
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規。

送董邵南序

西山云：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是反
其辭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
道上威德以招徠其旨微矣。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
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
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
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之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

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民產無恆。水旱瀉疾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

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後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迂齋云：想當時贈童子者，惟褒美耳。童子得此一鞭，安得不進進於善哉。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夫三千之數而升。

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夫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名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太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餽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疊山云中間自民之初生而下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然只是原道中議論而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味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闡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

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喙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為之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

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邾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感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彬之靈則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是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邾民而後定後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沒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

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恠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
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
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
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
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
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
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
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雖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
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于夏之學其後有出子方子方之
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
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
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
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
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
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
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
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
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
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迺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容陞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之言爲使歸之獻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特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大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揚少尹序

疊山云序有氣力有光焰頓挫豪宕讀之使人快

意可以發人才思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善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

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印漚轂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

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譟書詞具馬幣十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木。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木。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恭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措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

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漢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

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
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
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
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
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
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
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
為祕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
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
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送李愿歸盤谷序

迂齋云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
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

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
李愿言此是一格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藜茂居民鮮少
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
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
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
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
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怜大丈
夫之過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其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其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子厚

疊山云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嚴而優柔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濟飲
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
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
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
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今天
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而理同如吾
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
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
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
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以辭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鄉之爲記所謂牛
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

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泮不止于垣不
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
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
以助其勢卒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妻生
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
痞不能飲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
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
以爲極者有裸袒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
者有以促數糺迭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
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迭而密簡而同肆而
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
貽後之人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竒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徙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唐九老詩并序

白樂天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四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具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况今逢雨令威

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云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果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收年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柳柳州集後序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
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
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

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勦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云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三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序二

重修說文序

宋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

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
出返以篆籀爲竒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
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
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
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
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
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
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
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
群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
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
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
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

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水谷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伯長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

勝而號專雄詞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茂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者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允用力於斯已蹈一紀韓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率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廟滅讀無

甚害更資斫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
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廢我以韓旣而飲
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
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
敢知也

集古目錄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
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
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
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組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
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進其崖
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數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

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相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定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各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

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因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

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
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
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
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
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
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
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
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
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
以自警焉

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乎中而奸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繁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于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

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
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
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
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閔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
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
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
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
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
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
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
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
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

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肉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恠訛舛之書欲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者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

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
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
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
自乾之初九爲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
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
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
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疵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也
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
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
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
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
決之夫勇者可犯也疆者可誦也聖人於壯夬之用必有戒焉
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

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
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
衰而央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
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
之方也大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
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
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
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
剛也不獨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
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
宜慎乎其初

睽陽五老圖詩并序

錢明逸

夫顯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者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

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嚴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
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
君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卿兵部沛國
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挂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爲五
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昔世三
天君洛陽爲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爲勝事距茲數言
能紹者以今况昔則休烈鉅美過之明逸游公之門久矣以
聞世契倍厚常品今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
以代鄉校詠謹之萬一云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八十歲

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歲

司農卿致仕畢世長九十四歲

兵部郎中致仕朱貫八十八歲

駕部郎中致仕馮平八十七歲

送湖南使君序

劉原父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
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群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
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而已之乎夫蠻夷異類
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狃也山林之與若鳥獸之與群其
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
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
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
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畧之路而
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放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
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蓄於禍可進
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昔者三

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
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君實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
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
天之改築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
自餘士夫以老自逸於樂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
慕於樂三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
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九十有一人既
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
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
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庇首工和萬民天子心
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

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其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也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天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九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巳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送陳升之序

王介甫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

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比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予予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缺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缺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受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缺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知讐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始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予予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

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韓愈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衆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况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故蹟遺文序

王深甫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巖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待以爲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竹帛之壽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他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

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說而廢否

列女傳目錄序

曾子固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蓋以陳嬰母及東漢巴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

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曹大家注
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
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具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
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
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
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
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
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
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
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璋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
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
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
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

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兇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徃徃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時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

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不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士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蔽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

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
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
思廉文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
察譔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
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
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
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
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
覽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
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

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鑠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刻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其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行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為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况於壞亂之

中倉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一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建德非常之迹將聞而不章鬱而不發而

禱杭胤瑣竊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
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
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
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
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
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
者雜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弁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大
小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自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
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
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
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
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

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凡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及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離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六可以疆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率而不暴

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始終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宅尚其私

學者遙蟲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惟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而興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

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嗜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

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

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
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
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
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
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
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通天下之用此
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
得諸內者亦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
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得之者使
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
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

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與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

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聞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
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
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
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
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
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
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
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
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
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

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鞞鞞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於無爲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

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亦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夫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螭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急湍墮崖落石之所履壓其進也莫不齏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

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
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其情難得
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
則歲月有期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
及下之仁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上不在
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都邑坐其
堂輿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
至則耳目鼻口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
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
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
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
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
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有諮又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

於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
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
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
之樂而厭聞飫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才潔
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
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
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譜例序

蘇明允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
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天尊祖而貴宗蓋其雖穆存
乎其廟雖毀之塋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
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
世然其後更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

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
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
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
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
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
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
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太宗譜法以盡
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
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
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人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
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

途人也吾所相與也如途人者其初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哉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

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滯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駭跳者如驚沒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

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織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
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
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
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

六一居士集序

蘇子瞻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
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
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
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而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惟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

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
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
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
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於是知邪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
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
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
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
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
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

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
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
氣弱自歐陽子出天子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
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
十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
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
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
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
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為天下利而洪荒之風

華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鋤鋤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簿槌以時蠶織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旗旄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鏡鑼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鳥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辨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枲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鼎彝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
樂由是而合莞簞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
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
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實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
以謹出納也詐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
也或有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
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
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爲異器以
啓竒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
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
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
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
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侯

之重選也六暮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文潛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

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桶杙輪輿藪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徃徃清麗竒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徃如沐潦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

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霸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無已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

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矣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